

01

# 我也很想他

Wo ye hen  
Xiang ta



这是阿翔来之前，妈妈写给阿翔的。

Li Li Xiang  
李李翔  
——作品——

阿翔的  
故事

李李翔

「阿翔的小说」代表作  
李李翔  
潜心大作  
比「大约是爱」  
更执着的甜爱旅程  
「阿翔」用「李李翔」  
怀念他  
陪伴你



# 目 录

第一章 不期而遇.....	1
第二章 这么近，那么远.....	10
第三章 七伤拳.....	18
第四章 到底意难平.....	29
第五章 隐秘的失落.....	37
第六章 我也很想他.....	45
第七章 暗度陈仓.....	55
第八章 羞于启齿的愤怒.....	63
第九章 适我愿兮.....	72
第十章 偏头痛和精油.....	82
第十一章 不得不爱.....	90
第十二章 仲秋狂欢夜.....	99
第十三章 可怕的独占欲.....	107
第十四章 会唱歌的鸢尾花.....	116
第十五章 爱，请用力.....	124
第十六章 死与生.....	133
第十七章 意外情人节.....	141
第十八章 怎样爱都不满足.....	149
第十九章 爱到极致，等同绝情.....	158
第二十章 除了逃离别无他法.....	167
第二十一章 世事如白云苍狗.....	177
第二十二章 对不起.....	187
第二十三章 什么都愿意.....	197
第二十四章 无与伦比的美丽.....	206
第二十五章 不能说的秘密.....	216
后记 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226

## 第一章 不期而遇

辛意田从北京回上临是何真的强烈要求。

“好不容易熬到一手毕业证一手结婚证，总要有人见证我一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吧？再说你又没有在法国！”何真如是说。她最为扬眉吐气的不是获得博士学位，而是终于甩掉了“灭绝师太”的称号。即将成为她法律意义上的配偶的人是低她一届的师弟陆少峰，一直对她死缠烂打，最终喜结良缘。其动作之迅猛，大有雷霆万钧之势。

受此刺激，辛意田决定携家属同往。结果魏先上午来，下午就要走。何真和陆少峰极力挽留，“住一晚，明天再走，不然机票钱都不值。”

魏先笑说晚上还有工作。

何真小声埋怨辛意田，“这么忙，你让人家来干什么？白跑一趟。”

“带他来给大家见见啊。”

“见过了，不错，是只潜力股。留学时候认识的？”

辛意田点头。

何真又问：“北京人？那肯定有房有车喽？做什么工作？”

辛意田笑骂她八婆，“你要做媒啊？可惜来晚了。”

“哇！”何真表示羡慕，“我们还不知道房子的影子在哪儿呢。”

“你不是有免费宿舍可以住嘛，我在北京还要自己掏钱租房子。”

两人站在上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说话。周围人来人往，风中有花草的味道。午后天气风和日丽，淡蓝色天空下一大块白云从头顶缓缓飘过。

魏先走过来打断她们，抱歉地说：“我得走了。”

辛意田忙笑说：“好，我送你去校门口打车——你们在这儿等我？”她回头问何真和陆少峰。

“宿舍吧。我要回去拿登记用的证件。”何真答道。

辛意田一路亲密地挽着魏先的胳膊，留恋地看着他上了出租车，直到车子开远了才转过身来。

“嗨！”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朝她走过来，毫无疑问是在跟她打招呼。

辛意田有点意外。她看着他觉得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为了掩饰尴尬她连忙回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用力挥了几下手。

年轻人站在她面前，沉默地看着她，眼神深邃，大约过了半分钟之久才开口说话——

“你，回国了？”

辛意田依然想不起他是谁，只好胡乱点头，“嗯嗯嗯”地随便敷衍了几句。

看着眼前的人一脸茫然而礼貌的微笑，他不得不提醒她，“我是谢得。”

记忆顿时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

“啊！是你，谢厚的弟弟！”辛意田又惊又喜，上下打量他，忍不住感叹道，“哇，你长这么大了，变了好多，差点没认出来。”

谢得顿了一顿，直视她的双眸一字一句地说：“你也变了很多。”

两人一前一后往女生宿舍楼的方向走去。多年不见，乍然相遇，对彼此的境况都不熟悉，感觉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一阵短暂的沉默后，辛意田找了个话题，以轻松的口气问他：“你是上大的学生？大几？”

“大四。”谢得的声音低沉缓慢，回答问题简洁清晰。

“马上就毕业了啊，工作找好了吗？”辛意田不等他回答又说，“哎呀，我差点儿忘了，你应该不用为了工作的事发愁吧？”说着笑了起来，脸颊上露出形状优美的笑窝。

他一脸严肃地说：“恰恰相反。”语气干脆。

辛意田不由得侧脸看看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幸好一路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两人的交谈时断时续，气氛不至于太尴尬。

“我到了。”辛意田远远地看见何真左顾右盼的身影，停住脚步，朝他抱歉地笑了一笑。

对方没什么表示，过了一会儿问：“你有名片吗？”

她忙从包里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他拿起来很认真地看了看，然后问：“你在北京工作？”

“是啊。”

“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中午的飞机。”

“到时候我给你电话。”他快速说完，收起名片，抬头看了一眼辛意田，又看了一眼正向她走过来的何真，这才离开。

何真指着谢得离开的方向好奇地问：“他认识你？”

“什么叫‘他认识你’？说得好像是我的荣幸一样。”辛意田不满地哼道。

何真笑道：“他又有钱又有名，上临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你认识他当然不足为奇喽。”

待辛意田明白他已经是谢氏集团的掌门人之后，耸耸肩说：“问题是在他还没有钱没有名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啦。”

何真立即兴奋起来，双眼圆睁一脸期待地问：“所以，你跟他很熟？”

辛意田看着她挑眉说：“流年似水，半生不熟，一个同学的弟弟而已。你不会是有事要求他吧？”

何真满腔八卦之心被她一棍子打消，兴味索然地说：“得了吧，至少目前还没有。两点了，民政局上班了，快走快走，办正事要紧。”

一行人在楼下会合后打车直奔目的地。辛意田坐在民政局的大厅里等候，何真和陆少峰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半个小时后顺利拿到了朱红色、中间有烫金国徽图案的结婚证书。两人站在大厅中间，高举着结婚证，学韩剧里的情侣把手放在头顶摆出“心”字形，让辛意田拍照留念。

辛意田一连拍了好几张，示意他们换个造型。

此时大厅的玻璃门被人推开，一个衣着入时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带起一阵香风。一头黑亮如缎的长发直垂到腰际，大半边脸被一副大墨镜遮住。女郎进来后停在门口没有动，双手抱胸，一脸不耐烦的神

色。随后一个中年男人气喘吁吁地跟进来，有着生意场成功人士的气质，外表却让人不敢恭维：发福，秃头，啤酒肚，一双小眼睛随时随地闪烁着精明、算计的光芒。他黑着一张脸，砰的一下把门摔得震天响，完全不顾及这里是公共场所。两人去的方向是“离婚登记处”。

那妙龄女郎边走边粗暴地摘下墨镜，一张白皙秀丽的鹅蛋脸立刻毫无保留地显露在众人眼前。大厅里的人受到强烈吸引，全都不由自主地朝她望去。她则仿若未见，目不斜视大步往前走。何真见到她，惊呼出声：“王宜室！”怕她听到，忙低下头捂住嘴。

“谁？”面对如此惊艳的人物，辛意田也不由得好奇起来。

何真压低声音说：“上大的学生，不过退学了，听说钓了个金龟婿，反正是风云人物。她来这儿干吗？离婚？”说着又伸长脖子往里看。

过了一会儿，从离婚登记处虚掩的门里传来王宜室愤怒的尖叫声，同时伴随着东西砸落到地面上的声音，紧接着是男人的怒斥声以及工作人员的劝解声。突然一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啪的一下，如同一声惊雷——不知道是谁打了谁。

外面一个男性工作人员闻声立刻推开门冲进去，大喝一声，“在这儿打人，还有没有王法？”随即门被带上了，听不见里面的声音。

何真看得连连摇头，叹气说：“唉，所以说天下男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陆少峰笑骂道：“乌鸦嘴！大喜的日子，胡说八道什么？”

辛意田见她背着新上任的老公偷偷做鬼脸，莞尔一笑，调皮地说：“我先在这里祝二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这婚也结了，证也领了，我这个证婚人也该喝喜酒吧？”

路上何真还在议论王宜室，“啧啧，这个女人不简单，貌美如花，心狠手辣，不知道多少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被她耍得团团转。对了，她以前还是谢得的女朋友哦。”

“哦？是吗？”辛意田立即转过头来看她，“那为什么又分了呢？”她想起刚才见到的谢得，长身玉立，眉目英挺，无论是从外貌还是年纪来说，两人都是一对璧人。

“她到妇联告谢得，说他打她。这事闹得上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谢得显赫的身份，甚至上了报纸。”

辛意田吃惊不小，“不会吧？”

何真一脸的不以为然，“嘻，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鸟，谢得更不是什么善茬！两人发生争执，加上喝醉了，动粗也不是不可能。人家连验伤报告都有，这事儿还能有假？”

辛意田沉默了，问：“然后呢？”

“什么然后？”

“打人的事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谢家有钱有势，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喽，学校能拿他怎么样！王宜室脾气再硬，最后还不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自认倒霉？”说到这里，何真犹替王宜室鸣不平，“无论如何，男人打女人，实在太没品了。动用特权，更是让人瞧不起！”

辛意田想不到长大后的谢得性格竟然如此恶劣，可是今天跟他交谈，又不像是恣意妄为的人，从他简短明确的话语可以看出其为人成熟稳重、含而不露。年少时的他虽然爱恶作剧，不过大都无伤大雅，只有一次……

辛意田用力摇头赶走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那一次的影响虽坏，却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时隔多年，她早已释怀。

晚上，陆少峰夫妇在芙蓉阁请吃饭，算是喜酒，来的都是生平至交好友。双方父母均没有到场，何真的导师坐在上座，喝了他们两人敬的酒。虽然没有盛大浪漫的婚礼，场面倒也温馨感人。

吃过饭，去酒吧、KTV的计划因为不少人明天还要上课取消了，大家闹了一阵便散了。辛意田一个人来到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站在女装专卖店的橱窗前，她想起以前这一带都是一些低矮破旧的平房，临街的店铺有卖米粉的、油炸食品的、烧烤的，如今全部换成了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

上临变得快让她不认识了。她望着落地窗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么她自己呢？自己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正发着呆，年轻的女导购走过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她摇了摇头，快步离开。

刚回到酒店，魏先的电话打了进来，说他明天要去外地出差，不能去机场接她。她把何真和陆少峰结婚登记、请客吃饭的事说给他听，语气中难免为何真感到遗憾，毕竟是终身大事，有点儿太过简单。一个女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无论怎么肆无忌惮地炫耀都不过分。

“一个刚毕业，一个还在读书，只能裸婚。慢慢地总会好起来的。”因为知道她跟何真感情深厚，魏先便如此宽慰她。

“说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两人情投意合。不是钻石大就能保证不离婚。”

两人聊了半天才挂电话。她拿了衣服要去洗澡，手机又响了，屏幕显示的是陌生来电。她常常接到骚扰电话，所以犹豫着接还是不接，直到铃声响了十来下对方还没有挂断的意思，她才按下绿色的通话键。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对方劈头就问。

“十二点五十。”她下意识地回答，“嗯——不好意思，您哪位？”

过了好一会儿，话筒里才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谢得。”

“对不起。”她连忙道歉，“我没有你的电话。这号码是你的吧？我等下就保存。”

谢得在商场上以办事果断狠辣著称，却并不擅长控制私人谈话这种场面，宁肯沉默，也决不废话连篇。当两人之间的沉默让彼此都感到不适时，辛意田清了清嗓子，“你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挂了。”她想起何真说他打人一事，不管是真是假，单论这样沉闷的性格，真是让人有点吃不消。她喜欢跟个性温和、亲切开朗的人做朋友，相处比较容易，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更有益。

“机场很远，要不要我送你？”他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说得这么费力，一听就是客套话。她忙说不用，“出租车很方便的，我也没什么行李。”他想了一下，用命令式的语气说，“这样好了，我让司机去接你。明天上午有一个合同要签，我不一定能赶过去。”

他的这种态度让辛意田不好再拒绝，感觉虽然怪异也只好答应下来，“好，那明天再联系。”正要挂断，他突然轻声说了一句，“今天见到你，我很意外。”

“我也是。”

“不期而遇！”他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辛意田笑起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想到这里，她对他的距离感消失了不少，于是开玩笑说：“这样正好，事先没有准备，彼此原形毕露。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她得到的回答却是电话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嘟嘟声。

还是这么没礼貌啊。话没说完就被人挂断电话让辛意田有些不高兴，她想还是跟有钱人家的小孩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第二天一个叫董全的司机来接她，四十来岁，长相忠厚老实，说着一口四川普通话，跑进跑出地替辛意田拿行李。辛意田故意打趣他，“啥子事呀？”他嘿嘿地笑着，一脸憨厚。辛意田坐在副驾驶座跟他聊家常，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住哪里，怎么会来上临工作。

他说家里穷，从小就跟着人出来打工，走南闯北，什么活儿都做过。“有一年年底，包工头不发工钱。我三年整没回家，眼看年关一天天近了，心里头那个急啊，就壮着胆子上门去要，结果被人打了一顿赶出来，过马路还被车撞了一下。撞我的人就是谢先生。后来谢先生送我去医院，还给我车票钱让我回家过年，好人哪！过完年回来，我带了一些土特产给谢先生，谢先生就让我留在身边给他开开车、跑跑腿什么的。”

听着他的话，辛意田想起了她在国外的生活。一样地遭人轻视，受人排斥甚至是侮辱，原来在国内也有这样的事情。“我总想着，以后我如果失业了，混不下去了，就开出租车去。不过我车子没你开得好，还得再练练手。”她笑着说。

“哎哟，辛小姐，你是国外喝过洋墨水回来的，你要是都混不下去，那我们这些人只好喝西北风去喽！”董全以他特有的腔调说。

辛意田忙说：“哪儿的话，董哥您太谦虚啦！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才不多见呢。”她想起一句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两人一路聊着天，董全的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才接。辛意田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不客气地问：“谢得呢？他是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董全老练且得体地说：“王小姐，谢先生最近很忙。”

“董全，连你也来糊弄我？”

“王小姐，您误会了。谢先生今天上午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公司里上上下下为这事都忙了快一个月了。”

电话那边的人似乎有点信了，突然问：“你在哪儿？”

董全看了一眼辛意田，“我送谢先生的朋友去机场。”

“何方神圣，要劳驾你送？我才不信。”

董全十分无奈，“王小姐，我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对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辛意田心想这大概就是谢得欠下的风流债，果然人不风流枉少年呀。

到达机场，董全帮她去换登机牌，一切手续办妥后才离开。正当辛意田准备登机时，突然接到谢得的电话，让她晚一点进去，说他马上就到。

“你有事忙你的，不用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董哥什么都帮我弄好了。”辛意田很不习惯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心殷勤，连忙拒绝。

但是他只说了一句：“这是应该的。”

辛意田只好让他开慢一点，注意安全。

机场大厅的广播已经在催旅客登机了。辛意田站起来，神色焦急地看着门口，不知道他赶不赶得及。离最后登机时间还有十分钟的时候，一身正装的谢得出现在机场大厅。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系着红黑相间斜条纹的领带，手里拿着钥匙和手机大步跑过来。鞋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其节奏强烈一如心跳。

辛意田在心里忍不住吹了声口哨——他居然能将这么中规中矩的衣服穿得如此英俊迷人、气质不凡。

他在她面前停下来，两人仅一步之遥。他喘着气，嘴角扬起，露出一个清浅的笑容，“总算赶到了。”

他这么一笑，辛意田呆了一下，抬头看着他。他的瞳孔里清晰地映出她的身影，她像受到蛊惑般不由自主地也笑了。

“我已经打好了招呼，等会儿你从贵宾通道走，我们说话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他指着右手的方向说，“跟我来。”就在这时有人喊住了他们。

“谢得！”王宜室手里提着一个行李袋，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谢得显得很意外，“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回北京。一直想跟你说几句话，刚才还去了你的公司。”她语气幽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谢得。

辛意田心下一惊：这不是那天在民政局办离婚的王宜室吗？难道她和谢得之间的事还没了结？她顺便瞄了一眼王宜室手里的登机牌，两人竟然是同一班的飞机！

谢得似乎不大乐意见到她，态度冷淡，“嗯”了一声后不再说话，完全不管她会不会尴尬。

王宜室见他们方向不对，问：“你们不从这里走？”她瞥了一眼旁边的辛意田，声音听起来冷淡而飘忽。

辛意田并不愿意沾谢得的光走贵宾通道，忙摇头说：“没有，我要登机了。”她对谢得挥了挥手，“我走了，谢谢你来送我。欢迎你下次到北京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转身留下一个洒脱的背影。

谢得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走远，转身也要走。

王宜室拉住他，他蹙眉表示不悦。她跺了跺脚，恨声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心肝都没有？没事我会敲锣打鼓到处找你？”她看了眼手表，“哎呀呀”地叫起来，“来不及了，我要上飞机了，回头给你电话，这次真的有事要请你帮忙。”

谢得烦躁地松开领带，进超市买了一包烟。一支烟还没有抽完，秘书的电话打了进来，“谢总，下午一点半的表彰大会还开不开？”

“开。”他把手里的烟头捻灭，朝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 第二章 这么近，那么远

上了飞机，辛意田对号入座。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像一个庞然大物堵在座位间，把她挤得只能不断地往里缩。辛意田问他的腿能不能挪过去一点，他翻了个白眼无动于衷。这时王宜室婀娜多姿地走过来，对着他嫣然一笑，问他可不可以跟她换个座位。他眼睛一亮，马上回答没问题，双手撑着扶手，动作艰难地站起来，走远了还不忘回头去看王宜室。

辛意田见状想笑，还是忍住了。王宜室跟她打招呼，在她身边坐下。两人开始聊天，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王宜室问辛意田答。

“你在法国工作了两年为什么还要回国呢？法国人不是半年工作半年放假吗，没事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旅游、散散心，日子多么惬意舒服。”

“在法国工作也不见得有多好，比起法国员工薪水也不高，有职业没前途。回国机会多一点，至少没有歧视，还有升职加薪的盼头啊。”

“你可以找一个法国帅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王宜室用调侃的语气说。

辛意田笑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人。”法国男人嘛，说得好听叫浪漫多情，说得难听就是花心、不负责任，当然也因人而异。

王宜室问她多大，“我不知道是该称呼你姐姐好呢，还是叫你妹妹？”

王宜室这话说得辛意田十分受用。当得知她跟谢得一样大，辛意田掩嘴笑了起来，“我比你们大整整五岁，小朋友。”

王宜室闻言淡淡一笑，“我不做小朋友好多年了。”

两人说着话，飞机很快就到了。王宜室得知她没有人来接，极力邀请她搭自己朋友的车一块走。辛意田见等出租车的人绕了好几圈队

伍，都排到了外面的过道上，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只好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请他们在市内的地铁站放她下来就行。

“不要紧的，绕不了多少路。你住哪里？”王宜室问她。

“海淀万柳附近的一个干休所，你知道吗？”

“知道！”王宜室拍了一下手，笑说，“武警总部的家属楼对不对？我以前住它对面。”

“松露花园？”万柳一带的高档小区以松露花园最为著名，建筑物呈欧式风格，配以大片的落地窗，保卫森严。

“对。不过我现在住三元桥，以后说不定还要搬回那里住。”

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辛意田让车子在小区门口停下，再次谢过她后下车了。车子疾驰而去，她这才注意到车牌号是以“军 V”打头。

谢得周末到北京开会，车子在国贸堵住了。窗外矗立着一排摩天大楼，巨大的玻璃墙在阳光的反射下明亮得刺眼。广场前的方形石碑上刻着“建外 SOHO”几个大字。想到辛意田就在其中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他踌躇了一下，最终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

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外面排成长龙的车海丝毫没有移动的迹象。他推开车门，后面一辆车上的助理和保镖见他下车，连忙钻出来。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上来。

两栋一模一样的高楼之间有一座旋转木马，风雨的侵蚀使得它的颜色不再鲜艳，然而并不妨碍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骑在上面。欢快的歌声飘荡在风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他停住脚步，侧耳倾听，若有所思。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他很快拿出来，看也没看就按下了通话键。

“晚上有没有空，要不要一起吃个饭？”电话那头传来王宜室的声音。

他蹙了蹙眉，没有回答。

王宜室想象着他此刻的表情：双唇紧抿，眸光转冷，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某一处——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样子。她叹了口气，柔声说：“你我相识一场，这点交情总还有的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谢得很难不答应。“吃饭就免了。晚上七点一刻，金融街的洲际酒店。”说完才发觉不妥，怕她径自上楼找他，他忙不迭又加了一句，“大厅。”

王宜室冷笑一声，对于他对自己如此防备待要讽刺几句，但想到有求于他，只得强忍下来，不忿地说：“知道了！”

她七点钟就到了，点了一客冰淇淋慢慢吃着。七点十五分，谢得准时出现在她面前，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他穿着休闲装，黑白条纹T恤外面罩一件灰色V领开衫毛衣，藏青色休闲裤裁剪得恰到好处，服服帖帖垂在鞋面上，简单优雅的装扮让他通身散发出贵公子的气派。

王宜室拿起桌上的酒水单递给他，问他要喝什么。他没有接，而是盯着她，直看到她的眼睛深处，一脸平静地问：“你想要什么？”

王宜室伸出去的手顿时僵在半空，最后尴尬地缩了回来，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我就这么可怕？”

谢得不置可否。

她只得省掉跟他寒暄的步骤，直奔主题。她跟前夫李慎明谈好了离婚条件，去办手续的时候才发现离婚协议上他应当付给她的赡养费少了一个零。李慎明恼羞成怒，索性撕破脸，露出禽兽的本来面目，不但出尔反尔，还对她大打出手，其面目之可憎、言行之无耻，令她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李慎明态度嚣张地表示，离婚可以，但是她别想从他那里拿走一分钱。

“这跟我有关系？”谢得对于她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也没有伸张正义的意愿。

“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才能帮我得到我应得的。”她的声音在表达出悲愤的同时，更多的是面对旧情人时的难堪。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没有看他，而是看着他左手边的那盆绿色植物。

明明不关自己的事却被她硬扯进来，还是他们两口子的事，这让谢得很烦躁，一口拒绝，“我也没有办法。”

她侧过头来直视他，他的表情是如此漠不关心，她黯然，低声说：“你当然有，只不过你不愿意罢了。”

面对如此尖锐直白的指责，谢得并没有否认。他想了一下，疑惑不解，“当初你费尽心机嫁给他，现在又拼死拼活要离婚……”

王宜室腾的一下站起来，不堪忍受般地提高音量说：“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脸都涨红了，但是很快又冷静下来，慢慢坐下了。

谢得对此没有什么反应，而是当着她的面抬起左手看表，他的意思很明显。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王宜室放软声音说，“不过用不着你出面。李慎明这个人渣，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是行不通的，非常之人自然要用非常手段。别看他在外面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其实骨子里最怕事了，外强中干，连纸老虎都不如。你只要借几个人给我，吓他一吓，他自然会乖乖就范。”

谢得听完大皱眉头，“借几个人？你当我是混黑道的吗？什么破事儿，乱七八糟的！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王宜室见他坚决不肯，顿时急了，“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嘛，不然也不会出此下策。李慎明这个浑蛋，就是欠揍。后面那两个，你借我用一用，我保证不给你惹一点儿麻烦。”她指了指不远处跟着谢得的保镖。

谢得越听脸色越差，冷声喝道：“你是流氓吗？动不动就打人！”

王宜室一张脸由白变红，又由红转青，沉声道：“那他打我呢？这个公道要怎么讨回来？你之所以会这么说，不过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谢得猛地站起来，居高临下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掉头就走。

没走几步，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跳跃着“辛意田”三个字。还处在不快中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按了一下通话键后把手机拿到耳边。

“我上班把手机落在客厅的沙发上了，回来才看到你的电话。”辛意田解释说。她一边说话一边往卧室走去，摸索着去按墙上的电灯开关，突然一阵耀眼的强光闪过，灯灭了。

“咦？”

谢得听出了她的异样，问怎么了。

“灯泡炸了，家里没有备用的，我得下楼去买，回头再打给你。”她说完匆匆挂了电话。等她出来才发现整个房子黑漆漆的一片，对面楼层的灯光透过厨房的窗户照进来，说明这并不是意外停电。

跟她合租的女孩小郭从自己房间里跳出来，哇哇大叫：“怎么没有电了？我动漫正看到高潮部分，电脑突然黑屏了！”

辛意田把每个房间的开关按了一遍，依然不见丝毫亮光。小郭跟在她身后问：“是不是没缴电费？”

“不会吧？我上次一下子买了 600 多度电呢！”

“大概我们这次用得特别多。小区外面就有工行的 ATM 机，可以缴电费，我去缴。今晚一定要把这部动漫看完，与其被吊胃口，还不如去死。”

不到十分钟，小郭气喘吁吁跑回来，人还在门口便连声问：“来电了没，来电了没？”得到的回答是一室的黑暗。

“辛姐，我去朋友那儿住一晚。”小郭说完提着手提电脑包就走了。

辛意田走了几步，不是碰到这个就是撞到那个，只得无聊地坐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发呆。手机提示她有新的短信，打开一看，竟是谢得，问她灯弄好了没有。她答没有，随后他的电话打了过来——

“怎么了？”

“不知道，所有房间的灯都不亮。物业这时候也下班了，只好等明天再说喽。”

“可能是电流过大，保险丝自动跳闸。你去把开关扳下来。”

“什么是保险丝？开关在哪里？”辛意田听得一头雾水。

谢得让她把电表打开。她摸黑来到楼梯口，电表盖子上面挂了一把锁，而房东并没有把钥匙给她。谢得问她有没有老虎钳子之类的工

具，把锁撬开。她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问邻居借。”住她对面的一家三口是本地人，家里应该有这些工具。可是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应，大概是一家人出去过周末了。

她无奈地拨通谢得的电话，“看来是没有办法了。算了，我洗洗早点儿睡了。”提到洗澡，她这才想起来热水器也是要用电的。坐在黑暗里，她才深刻地体会到了爱迪生的伟大。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谢得顿了顿说，“把外面的盖子拆掉就可以。”他小时候不知道拆坏过多少家里的电器。

“我不知道怎么拆。”辛意田头大地看着墙上挂着的电表，上面的金属框幽幽泛着冷光。

“你住哪里？”谢得本来已经回房间了，这时拿了车钥匙出门。

“你来北京啦？”辛意田惊喜地问，随即又说，“没事的，一个晚上没有电而已，明天物业会过来的。大晚上的，你不用来啦。”

“不麻烦，很快就到。你先去买支蜡烛，反正拆电表我在行。”

辛意田顿时笑起来，她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谢得那时还是一个大男孩，勉强可以称作少年，也像其他男孩子一样，痴迷于各种机械仪器。

她把买来的蜡烛点上，简单收拾了一下客厅，谢得便到了。他上楼后没有进屋，先看了一下电表，问她要了一把剪刀，三两下便把盖子四个角上的螺丝拆了下来。辛意田举着蜡烛紧挨着他以便照明，踮起脚尖仰着脸问：“找到保险丝没？”她闻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浅淡的甜香，隐隐约约，若有似无。心里一直恍恍惚惚在想是什么，洗发水、沐浴露的味道不会这么好闻，香水又不会这么稀薄缥缈。

谢得把开关扳上去，屋里的灯还是没有亮。他沉吟了一下，动作熟练地取下一根筷子粗细、两三厘米长的管子，迎着烛光看了一眼，说：“保险管炸了。”

“那怎么办？”辛意田一脸失望地看着他。

“换一根。”被她用这样信任的目光瞅着，他感觉很好，“外面的超市有卖吗？”